

忠魂长歌：一纸家书寄长天



亲爱的阿公：
您好！
我是您素未谋面的孙儿。请恕孙儿不孝，几十年来从未写过一封信给您，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草拟此信，寄给您远在天国的忠魂，向您诉说您当年离家之后家中情况，并寄托我对您无限的哀思。
阿公，虽然我们从未见面，但我从小就听阿婆、阿爸讲过您的故事，后来还问过当年与您一起从军的叔公及其他族人，打听您从军前后的点点滴滴，

渐渐拼凑出您的清晰轮廓。
听阿婆说，您大名陈惠祥，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从军前是一名煮得一手好菜的乡间大厨。
阿婆告诉我，1931年春夏之交，国民革命军某部在家乡招兵。年纪36岁，育有四个儿女，最小儿子(后天折)尚在襁褓中的您，瞒着阿婆偷偷去报名。旁人跟您说：“别人来报名，个个都是十七八岁的身强体壮小伙子，你已三十六七，去当兵还能做什么？”当时您说：“虽然我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上阵杀敌，但我可以为部队煮饭煮菜

呀”。据说，时任国军上尉连长的舅公劝您：“三姐夫，您有四个小孩要抚养，还有两个侄子要照顾，您去当兵我三姐怎么办？”您大义凛然地说：“现在我们国家被日本侵略，而我的小家也刚被土匪洗劫，我一定要有所出息，才不会让外人欺负。”
后来，阿婆知阿公您要去当兵的事情后情绪激动，与您大干了一场。幸好负责招兵的舅公也在场，舅公是阿婆的亲弟，是一个知书识礼的读书人，国难当头时弃笔从戎。阿婆对他特别信任，在舅公承诺之下，阿婆勉强同意您“出行”。
大约是民国二十四年春天，舅公在换防的空隙，骑着高头大马，戴着马弁探访了阿婆，将阿公您这几年领到的军饷转交阿婆，叮嘱一定要将我父亲送上学堂。后来，舅公每年都托人捎带您的军饷转交阿婆，贫困的家庭才稍有起色，生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父亲才得以到村中祠堂的小学读书。可惜，三年后，由于阿公您不幸

壮烈牺牲及舅公的失联，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父亲也只好辍学去帮别人放牛。
四十多年前，当我大约读小学一二年级时，我曾问阿婆：“别人个个都有阿公，点解(为什么)我无阿公？”阿婆含泪告诉我：“你阿公打日本仔时就死了。民国二十年，他跟你舅公出行，民国二十七年他被一船船的日本鬼，用机枪扫死在沙滩上。”这是孙儿首次知道，原来阿公您是军人，从那以后，我才开始慢慢收集阿公您各方面的信息资料。
亲爱的阿公，您为国牺牲已经80多年了，加上国家幅员辽阔，数十年来，关于您的消息，我们所知甚少，以致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找到和接回您的遗骸。我们为一直没法让英雄早日回家而感到惭愧，但一直都将您的灵位供奉在祠堂，让后世子孙时时铭记和祭祀您。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会向北遥祭为国捐躯的您，以寄托我们心中对您无尽的眷恋和追忆。
由于阿婆目不识丁，我们无法确

认您与舅公所在部队的番号，无法知晓您更多的人生，无法还原当年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场景。但这些现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血没有白流，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为我们已强大起来了。如今您曾孙玄孙满堂，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跟其他中国人一样，生活得幸福快乐。
亲爱的阿公，您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虽说您是寂寂无闻的炊事员，但您同样平凡而伟大。您与舅公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抗日军民一分子，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英雄。正因为有你们的付出和牺牲，才换来今天的盛世中华，国泰民安。我们将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此致
敬礼！

您的孙儿：月继敬上
2025年8月10日



秋天的风
轻轻吹过
树叶沙沙作响
那是岁月的浅吟低唱

金黄的稻田
在阳光下闪耀
麦浪滚滚
是大地的金色海洋

天空湛蓝如宝石
云朵洁白似棉花糖
南飞的雁阵
带走了谁的思念和梦想

枫叶如火
燃烧在山间
那是秋天的热情
也是我心中对你的眷恋

秋夜的月光
洒在窗前
清冷的光辉
映照出我孤独的脸庞

秋天啊
你是大自然的画师
用色彩描绘出美丽的景象
也是我情感的寄托
让思念在秋风中飘荡

在这秋天的时光里
我静静地思念着远方的你
愿秋风带去我的问候
愿你在秋日里幸福安康

梦

曾庆欢

我做了一个梦
在安静的午后
蝉褪去了旧衣
重回稚嫩年轮
那吹弹可破的身体
写满对枝头的期待
而我惊讶地想起
它只有短暂的一季
却以梦为马
站上了高枝

我做了一个梦
在荷池深处
一颗卵 孵化成鱼
那细若轻尘的幼体
在水中沉浮
尽是对乘风破浪的渴望
而我却惊奇地发现
它的每一次的游走
都可能成为别人午餐
而它仍旧穿梭池塘
游成自己的风景

香草 落叶 虫鸣
梦醒了
写诗的人已然走远
眼前零落一地幽香

俯身捡起一片叶子
在唇边吹起那童年的音符
放下行囊
走回来时的路
那一刻
和风细雨 草木葱茏

九月的信笺

单克锋

金风拆开大地的信封时
桂花正把阳光酿成蜜语
稻穗低垂的弧度
藏着一整个夏天的伏笔

蟋蟀在草稿箱吟唱
秋天的丰收曲
雁阵掠过湛蓝的留白处
天空忽然有了分行

放学路上蒲公英的注解
被晚霞轻轻圈起
而银杏叶正用金箔笔迹
在大地上落款——

这些微凉的温柔
和所有未完成的故事
都在九月的信笺
酝酿着丰盈

太公，您在哪里？

尊敬的太公：

您好！
清理电脑桌面时，无意间点开“父亲的自传”，几行关于您的记述跃入眼帘：“祖父映林辛生别号金荣，清光绪七年(辛巳)生，为人勤劳正直，好打抱不平，从小习武，后教了好多徒弟。”指尖触着屏幕，忽然就想起父亲讲起您时，脸上总漾着的那抹自豪，就像后山竹林里淌过的阳光，亮得能照见岁月深处的模样。
父亲说您自小痴迷武术，天未亮便钻进后山竹林。扎马步的青石板被踩出深深凹痕，那是您日复一日的印记；自创的“劈山拳”要起来，竹枝上的晨露被拳风震得簌簌落下，沾满肩头。寒冬腊月里，您赤膊站在溪水里

练桩功，冻得嘴唇发紫也不肯上岸，只说“筋骨得受住冰碴子磨，才能挡得住刺刀扎”。后来您收徒传艺，总把徒弟们带到晒谷场，指着晒得开裂的土地说：“练武不是为了逞强，是为了护着这片土上的人。”那时您已是远近闻名的武教头，如今萍乡的老者们提起您，语气里仍带着掩不住的肃然起敬。
父亲还常讲您参加游击队的故事。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萍乡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您带着徒弟们毅然加入。那年春天夜袭鬼子粮站，您让队员们搭人梯爬墙，自己揣着柴刀守在后门。待鬼子举枪冲出来时，您像敏捷的山猫矮身滑步，柴刀“噌”地劈开枪托，反手用刀背磕晕两个哨兵，凭着一身硬功夫为队员们杀

出一条撤退的路——那袋抢回的粮食，成了溶洞里伤员的救命稻草。
敌人包围白竺游击队时，您猛地蹬脚腾空，像片柳叶飞进竹林深处。等敌人举枪瞄准，您早已隐进层层叠叠的竹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翻遍山坳岩洞也寻不到您。后来才听说，您许是躲进哪个山眷兄，仍在悄悄收徒习武，把那份护人的信念传下去。
1944年夏，日军偷袭湘东镇黄花桥，国民党五十八军遭突袭损失惨重。有人说那天看见您背着药箱往火线冲，想把受伤的士兵拖下来。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炸开，硝烟散后，只剩您那只磨得发亮的铜烟袋留在原地。抗战结束了，抗日英雄名单里没有您的名字，大家确信：您没有死。

二十多年前，又有消息说在峨眉山见过您。说练武人长寿，您还健在，父亲特地去找过，却没能寻到您的踪迹。
太公，您到底在哪里？想告诉您，父亲很争气，后来做了公社领导。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也都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您回来看看吧，现在的家乡美得很。当年您踩出凹痕的青石板路，如今铺成了整洁的步行街，两旁老房子挂着红灯笼，傍晚时分会飘来米粉肉和腊肉的香气。后山的竹林还在，林子里修了栈道，孩子们在上面追跑打闹，再没有枪声能惊扰他们的笑声。湘东镇的黄花桥重新修过，桥头立了石碑，刻着当年抗日的故事，常有老人



春风化雨图

(徐登科 画)

金银湖记

陈天鸣

自外地的一家三口。他们互相打了招呼，慨叹真是难得，人生何处不相逢。
晴天的金银湖，清澈得不着纤尘，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风吹得湖面起了皱纹，碧波荡漾。周围的青草树木，叶子上还滴溜溜地缀着水珠。
如此猛烈的阳光，水珠没被蒸发掉，反倒熠熠生辉，璀璨如钻石。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偶然遇上，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惊喜。
此情此景的金银湖，令我想起杭州千岛湖和庐山西海。它仿佛缩小版的西海，有点小家碧玉，清新秀气。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岛屿矗立水中，星罗棋布，好像地面冒出来的竹笋。
平静而宽广的湖面，则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影影绰绰地倒映着蓝天白云和郁郁葱葱的树木。绿水青山互相

掩映，俨然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我心里很是安慰，直觉不枉此行。
隔着二十余年浩浩荡荡的时光，金银湖终于真实地出现在面前，我有点如堕虚幻的感觉。一次又一次“爽约”，原以为与它无缘，不料还有踏足于此的时候。
只是身边共赏美景的人，没有一个是当年的同学。漫长的时光距离，不同的生活空间，叫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
转眼间，天空乌云密布。又要下雨了。我们匆匆躲到景区工作人员的小屋，站在二楼的阳台，眺望风雨中的金银湖。
此时此刻，雨丝如垂帘从天而降，金银湖像蒙着面纱的仙女，很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诗意。跟晴天相比，这

是另一种动魄惊心的美。
其实整个金银湖风景区，美的不止湖水，也不止那些小巧玲珑、形态各异的山。雨停后，远山为云雾笼罩。带着湿气的风缓缓吹送，云雾也跟着轻柔移动。
云海苍苍，起伏如波，飘逸如仙境。阳光在云影间若隐若现。云像一只巨大的手掌，想把光捂住。但捂不住，光从罅隙泄漏出来，直倾泻到凡间。毫无意外，天上现出一道彩虹。
我不由得惊叹，眼前的景致如此恰到好处。于千万年之间，在时间无涯的荒野，被我刚巧遇上。即使再绚丽的光影，也会慢慢消失，我依然心存感激。
根据记载，1975年10月，罗定人民兴建规模宏大的金银河水利枢纽工

很早就听说罗定金银湖风景优美，我和同学相约要去看看。没想到，拖着拖着，竟拖了二十多年也没去成。
那些曾经形影不离的同学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走着走着都散了。像朴树《那些花儿》唱的，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今年夏天回乡，热情好客的新朋友知我的金银湖心愿未了，乐意陪我拨冗前往。
五月的天，已开始阴晴不定。中午太阳还毒辣得像火球，出发之前却暴雨如注。连我的家人都临阵退缩，朋友一家却不嫌山路驾车难行，还给我讲了许多关于金银湖的风景和故事。
幸好到了半路，天空放晴，只是下午四点多的阳光仍然白花花的耀眼。
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大家有说有笑，倒不无聊。及至目的地，我们才下车沿着堤岸行走，欣赏湖光山色。热极生风。风从湖面吹来，驱散了闷热。
在一棵大树下，见到有人搭着帐篷在露营，居然是朋友数日前偶遇过的来

程。长达五千多米的长岗渡渡槽，宛如凌空巨龙，将太平、罗镜的河水引入金银湖。
这个人工湖泊形成后，与周围的风景融为一体，并改变了当地农业用水的格局。远近山峦起伏，昔日的黄土荒山变成翠绿的花果山。整个景区总面积一千多公顷，景色壮美清幽，物种丰富多样，近年被评为广东省自然教育基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金银湖风景区正建设为多功能旅游度假区，每天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而我，也总算偿清到此一游的心愿。
归途中，我塞着耳机，“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一边听着歌声如旧，一边回味风景常新。
也许每个人只能与我们相伴一程，最后沦为匆匆过客。然而美好的记忆，如同路上难忘的风景，可长留心中，永垂不朽。
恰如，当年纯真的友谊，纵然别离之后难得再见，亦永远记得，曾温暖过我。